

## 张恨水辩诬之路

汪启明

不久前看到某专家发的一个短视频，播放的内容是一位安庆名人向远道而来的一位北京名人介绍潜山名人时说到潜山有“鸳鸯蝴蝶派张恨水”。我颇有感触地发了这样一条评论：“走不出鸳鸯派的张恨水！”因为在此之前我遇到两次。一次是前几年我到一所中心小学去搞教育教学调研，在学校墙壁上看到张恨水是“鸳鸯蝴蝶派代表作家”的介绍，当时我是把作为讹误指出来的；还有一次是今年5月份参加张恨水研究会组织的志愿服务活动到一所中心学校作一个题为《知人悟品：张恨水》的文学普及讲座，该校负责人在主持讲座时便脱口而出“张恨水是鸳鸯蝴蝶派作家”，搞得我在讲座中又要为张恨水正名。如此三番五次，要么是张恨水在人们心中是鸳鸯蝴蝶派作家已经根深蒂固，要么另有它因。

于是我想探过究竟。一上网查询，还真的不能责怪这些人这么说。在360搜索中百科、问答、文库、资料等栏目皆是这样介绍张恨水的：“原名张心远，安徽安庆潜山市人，中国章回小说家，鸳鸯蝴蝶派代表作家，被尊称为现代文学史上的‘章回小说大家’”；在今日头条、优文网、淘名人、知乎、万年历等网站也有同样的表述：张恨水是著名章回小说家，也是鸳鸯蝴蝶派代表作家，被尊称为现代文学史上的“章回小说大家”和“通俗文学大师”第一人。只有百度搜索中百科栏目避开了“鸳鸯蝴蝶派代表作家”一说，称张恨水是中国章回小说家、章回小说代表作家，被尊称为现代文学史上的“章回小说大家”。不过它仅从“梦幻情绪”“欲望叙事”“正义主题”三个方面介绍张恨水小说思想主题又窄化了其小说思想价值。

说张恨水是“鸳鸯蝴蝶派代表作家”，如果张恨水在天有灵，他不会接受。他在《总答谢——并自我检讨》中说到他曾受民初鸳鸯蝴蝶派的影响，但拿小说发表时，此派已没落，比此派思想进步得多的礼拜六派也被“五四”文化运动的巨浪吞没了，并风趣地说：“二十年来，对我开玩笑的人，总以鸳鸯蝴蝶派或礼拜六派的帽子给我戴上，我真是受之有愧。”他在自述其卖文为生的感慨时也作出同样回答：“鸳鸯蝴蝶派或然，孤军奋战四十年。卖文卖得头将白，未用人间造孽钱。”

说张恨水是“鸳鸯蝴蝶派代表作家”，他的生前好友张友鸾是不会答应的。他在《章回小说大家张恨水》一文中曾站出来为其辩诬：“那个流派，意志消沉，脱离实际，是文学史上一股逆流。”说张恨水属于这个流派是很不恰当的。因为“从正式发

表长篇连载起，着眼于对旧社会的讽刺、谴责，就和那个流派分道扬镳了。我们现在读到的他的作品，没有一部是符合那个流派的特征的……我们决不能说，凡是写爱情的小说都是鸳鸯蝴蝶派。”

说张恨水是“鸳鸯蝴蝶派代表作家”，也是对1988年国内首次张恨水学术研讨会成果的否定。关于张恨水与鸳鸯蝴蝶派的关系问题，郑炎贵在述评《在辩诬的基础上向纵深领域迈进》中概括了与会代表的三种看法：第一种认为张恨水是由鸳鸯蝴蝶派的旧文学逐步走向新写实主义的作家；第二种认为张恨水早期仅仅受到鸳鸯蝴蝶派影响而从来就不是鸳鸯蝴蝶派作家，是一位带有旧意识烙印的知识分子逐渐走向人民大众怀抱而为人民所欢迎的通俗文学大家；第三种认为张恨水创作风格自成一家，一个人敌得上一个流派，即张恨水派。概言之，张恨水不是鸳鸯蝴蝶派代表作家。

纵观写作生涯，张恨水是一位思想上始终“不肯和时代思潮脱节”，像夸父追日一样“赶上时代”的作家，其思想经历了几次大的嬗变。刚刚步入文坛的张恨水是带着“两种人格”进行旧式言情小说的创作的，然而此路没有走通，很快转入了“使人读吾之小说而有益”“不至于陷读者于不义”的叙述人生的社会小说创作。到了写《啼笑因缘》，他有了“赶上时代”，用作品“反映时代和写人民”的要求。西北之行他的“思想完全变了，文字自然也变了”。“九一八”事变以后，举国惶惶，他站起来大专疾呼：“今日国难临头，必兴语言，唤醒国人”，“鼓励民气”“聊报国家于万一”，写作意识又转变了一个方向，最先举起了抗战文学大旗，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始于1931年9月1日连载的《太平花》系“国难小说的开端”；写于1932年的《弯弓集》系第一部抗战作品集；1938年3月27日，张恨水在武汉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并当选理事；14年抗战期间，他先后创作了《疯狂》《大江东去》《虎贲万岁》《八十一梦》《魍魉世界》《丹凤街》《巴山夜雨》等30余部中篇小说及大量散文、杂文、诗词对联，共计800万字，构成了一部形象的抗日战争史。他还是一位艺术上精进不已的作家。他为了不舍弃普通民众而坚持选择章回小说创作，但不泥古不化，而是不断改良，继承、借鉴、创新，从章回到章体，从浪漫感伤主义到温和的批判现实主义，其作品融思想性、趣味性、通俗性于一炉，俗中见雅，雅俗共赏，走出了一条民族化、大众化的创作道路。老舍说过：“恨水兄就是最重气节，最富正义感，最爱惜羽毛的人。所以，我称为真正的文人。”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的人们不要再给张恨水戴上“鸳鸯蝴蝶派代表作家”的帽子了，从文学史角度看，张恨水的定位应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现



秋晨 李海波 摄

## 桂花香

叶静

一个人躺在床上，睡不着，拉开窗帘，月光浮在桂花树间，有淡淡的桂花香气飘过来。忽而想起李艳，她也是喜欢桂花的。

初见李艳，她正端坐在床边，手捧一本书，整齐的刘海下是一双明净的眼。她很瘦，也很安静，唇边的微笑如泉水般柔软。我们都有少女的羞涩，相互并不怎么说话，但我常常偷偷看她，她身上的宁静与书卷气让我喜欢，我喜欢看清晨的薄雾里她在房东家门前溪边读书的样子。我还喜欢看她握着一把木头梳子对着镜子慢慢梳头，她的头发乌黑柔软，梳子落下去，像微风掠过平静的湖水。我夸她的头发柔软，她便低头，羞涩地笑。

后来，我们熟悉了，走得更近，常常在黄昏的光影里歌唱，唱年少的惆与怅，又穿过一条又一条小巷，去旧书店里翻阅一本又一本的旧书，在辽阔的体育场上迎风奔跑，在学校附近的照相馆里拍了一张土掉牙的合影……少女爱干的事，我们差不多都干过。这些事干完了，我们就慢慢陷入庸常的生活。

再次见她，是在疫情的第一年。大雨中，我们一家人开车返回武汉，导航指错了路，车子竟行至她所在的小镇。路过她家门前，我打了个电话，本在别处的她，挂了电话，骑着小“电驴”赶来了。我在车内，她在车外，整个人已被雨淋透了，衣服紧紧贴在身上，却是一脸的灿烂，像是雨水里开出一朵小花。

这次回故乡，我突然想到她，屋外，虫子长一声，短一声，像是在劝说，你去看看李艳吧。

翌日，车停在李艳家门前，李艳已立在那儿，一脸的阳光。下车后，一张白生生、水嫩嫩的小脸迎了上来，是李艳的二宝。孩子大方地和我说话，像昨天刚见过面似的，我忍不住摸了摸他的小脸。李艳一把搂过我的肩，邀我进屋。我们坐了一会，就往田野里去。

田野里，稻谷一片金黄，稻浪在风的吹拂下，像汹涌的金色浪花。超超撒开腿跑，金色的“浪”追着他，他追着“浪”，像是稻田里一棵奔跑的小树。

路过一座农舍，有些年头了，门前坐着一位老人，身旁卧着条黄狗，轻轻摇着尾巴，犹疑地望着我们。老人靠在椅子上，望着远处的田野，望着来来去去的人，又似乎什么都没望。老人告诉我，她八十多岁了，她身后另一位白发老人探出身子，“她呀，九十了，和我一样大，她过糊涂了哦，不晓得自己多大了。”

我呵呵一笑：不晓得自己多大多好啊！那位被“笑话”的老人不好意思地捂着嘴笑了，像个小姑娘。

一群母鸡和一只公鸡正在院子里埋头吃谷子。见有来人，公鸡不再吃食，立着，扭动脖子，用乌黑的眼瞪着我们，鸡冠一耸一耸的，母鸡们并不抬头，只顾埋头吃谷子，嘴里发出“咕咕”的声响。超超激动地往前跑去，大声喊：“快来看羊！”塘埂下，一只母羊领着几只羊宝宝正在吃草。羊宝宝抬眼望了望我们，眼神清亮如草尖上的露珠。羊妈妈走到羊宝宝的身前，警觉地望着我们，显然把我们当成坏人了。又想起刚才公鸡保护母鸡的情形，不禁默然，有时候，人倒不如一只鸡、一只羊了。

河岸泊着一只破旧的木船，许是经年未动，上面爬满了水草。水草碧绿，叶片圆而阔，缀着碎碎的白花，像星星落在水上、碧草间。芦苇立于水中，修长的身子在秋风里轻轻摇曳。我想靠近那条船拍张照片，坡陡，路滑，李艳手紧紧握着我的手，护着我，她的手柔软、温热，一如当年。

这些年，我在异乡奔波，她留在故乡做一名乡村教师，白天教书，闲暇时读书，时光在慢慢走，她教她的书，读她的书，甚至连职称也懒得评。在她看来，以一己之力去影响孩子们才是老师的天职，所以比起分数的高低，她更愿意跟他们分享一本好书，把他们领到更广阔的世界。

走在田野里，泥土与稻谷的清香一阵阵袭来，这是田野里才能生出的味道。超超在前面奔跑，我们走着走着，也跑了起来……

几天后，我回到所在的城市，独自静坐时再次想到李艳，似乎又闻到了一股桂花香，淡淡的……

